今世說

今世說序

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

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既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即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頤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爲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爲伯仲比諸元朗鴐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纘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

典午一代清言流弊而　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

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

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今世說序

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生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覩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嶽之氣蘊隆鬱積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豈無有乘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而循誦習傳之輩以爲今人也而概忽諸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時日聆其緒言覩其行事亦漠然不

相接以終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行修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　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慎不憚煩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

而徵信亦易吾之為此以今人述今人見聞多所闕遺書未成而訾謷者紛起吾甚悔其拙也予曰不然臨川之書敘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于東漢三國諸君子夫晉人尚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教脫畧形骸以為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沈論世者於此為之三致嘅焉今去古日遠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駸駸乎抑遂浮華敦尚實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概經綸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于名

敎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卽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都市其爲益也不旣多乎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蒐以備一代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間哉予故因丹麓之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今世說序

同郡馮　景香遠撰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古人使今獨闃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傳其人細者傳其神凡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

無宿物僞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後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雋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儁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彈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述古而闕其譏險仇隙數則即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即僞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于言乃著於篇

今世說序

宜興徐喈鳳竹逸撰

嘗論劉臨川世說新語九流中之說家也非經非史非傳非讚有記述而無論斷楊子雲所謂說鈴是矣然學者多愛讀之讀之而能用其一字一句輒以爲佳尚其語之新耳所載者漢末魏晉之人而不一及劉宋豈當時之人竟無可與漢末魏晉並稱者乎此亦理之不可解也惟分類列目首德行次言語次政事文學合於孔門四科可謂得著書大體其方正雅

彙等目猶曰高世拔俗可爲後人師表至若讒險讎隙等目何足爲世重輕而列之乎昔司馬子長作遊俠貨殖等傳議者猶或非之況讒險儉嗇紕漏讎隙諸事適足以澆人心壞世道者乎吾友王子丹麓著述多矣復仿劉臨川法爲今世說何也葢王子交滿天下所見所聞既廣而確若不筆之於書恐嘉言懿行史不及採久而湮沒良可惜也然而春秋綱目其法嚴儗之則僭史記通鑑其文繁襲之則誣無如世說新語事不關於治亂興亡義非取乎褒貶予奪著

書者無罪讀書者解頤惟語出乎新可以歷千秋而不腐王子所以仿而爲之猶何元朗之語林云爾或曰王子旣刪自新黜免等目奚不幷任誕輕詆忿狷惑溺而刪之不知王子力摹世說不得不遵其原目若盡刪不美之目殊非仿劉意矣夫孔子刪詩不去鄭衛亦在讀之者知自省耳或又曰劉臨川世說終篇不自入一事今丹麓於每項末必自綴數語豈得謂仿劉法乎抑知劉述前代之事故時人皆不得廁名巳事何從得入今王子專記時人則王子寧甘自

外於時人乎漢黃叔度名賢也其著天祿閣外史大都以已事爲主而旁及於人王子自綴數語其法豈剏自今乎且劉臨川世說未遑自注必待孝標詳考而註之今王子每載一人即爲之作小傳而姓氏爵里開卷了然予謂王子雖仿臨川而其用心更在臨川上矣其書之必傳也奚疑

今世說序

同邑丁　澎葯園撰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裙屐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間其故何也葢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稂莠擷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

所及輯爲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峙矣
嘗之飲食大官之饎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酸鹹生
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
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今得于寸楮還之詎非快
事哉近梁水部愼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
口譜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麓此書眞堪媲美見我
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爲作者也故不辭而爲
之序

今世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即幸而傳矣人或有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翫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叙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為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　朝廷右文名

賢輩出閥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裒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紀之稾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眼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覩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

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與之頡頏世有覽者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晫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例言

一是集名賢斷自　本朝爲準閒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　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爲採入

一世說例多異稱鈍資難于記憶是集名賢或字或號止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披覽

一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爲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

一是集所列條目秖據刻本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餘皆倣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論列不當者請勿讀是書

一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孝標之注世說博引旁綜所采書目幾至一二百種近日無書可攷時賢履歷徵據尤難是集注內所載爵里以及生平大畧俱不敢憚煩廣爲蒐輯

若偏覓不得寧使闕如以俟後補

一昭代右文名賢輩出嘉言懿行固不勝收而是書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覽者無罪其不廣也凡我遠近諸名家倘以全集見貽自當細搜續輯彙訂今世說補一書務期蚤寄郵筒庶免遺漏之慮

一物力艱難剞劂之資全賴好事倘有高賢傾囊解橐以助棗梨則闡幽表微爲德不淺

一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

風遂忘掠美之嫌

一陸子麗京向著西陵新語因暮年寄跡方外未有全書令嗣冠周手授稾本是集採拾頗多要非無據

一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會侯朱處士若始一見是書遂相欣賞品題之下間有權衡要歸至當受益良多

一丁儀部葯園孫子宇台張子祖望毛子稚黃陸子藎思諸子虎男各出案頭新書慨然借錄淘金入

治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方渭仁太史貽書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歸來佐成快舉今急欲出書請政當世不能久待殊爲歉然然來書有云事取其核義取其公辭取其馴雅三復佳言故當不負良友

一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參訂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皆同人從誌傳採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非晫敢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至晫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即爲節取

一二强列集中實增愧恧

松溪主人王晫識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　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尚無有編輯成書者丹麓王子殫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伉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即摭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

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
士或不爲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
顧且菴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
得其片玉莫不奉爲拱璧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
旨遠真得晉賢風味予每歎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
可愕之事接於前漠焉如不相關會不思所以斡旋
補救之丹麓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
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
爲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間豈無可說者葢不屑爲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强爲噤猶之不能越爲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之不論案而不斷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爲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登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尚書家法徐

中丞至孝爲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厓谷人遠矣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𤹪事足以傳人晉
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
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𤹪于是乎不
朽
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
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
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
覺其栩栩然行間字裏幽隱畢現晝家六法以氣韻

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璧光氣如虹有微纇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麈尾松枝所成盍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賁主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即其著述採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游道替旅進旅退泮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畱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

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醬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採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干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爲談助一以爲要畧非青箱緗中安得有此

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

叔鸞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

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
或缺况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
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

今世說目錄

終

今世說卷一

仁和王晫丹麓撰

德行

梁蒼巖教子弟家法醇謹雖步履折旋進退必合規矩自理學經濟諸書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覽然必使涉獵詩詞曰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俾識古人美人香草皆有所寄托也

梁名清標字玉立北直真定人癸未進士歷官尚書篤學不倦每退食即簾閣靜坐嘯咏自娛

孫鍾元甫踰弱冠丁內外艱率昆弟苫塊倚廬閱六

截如一日居恒不爲嶄絕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歡然誠信相接如坐人春風中

孫名奇逢直隸容城人年十七舉于鄉既乃屏棄不事潛心濂洛諸儒之緒家庭雍睦如見三代氣象避地蘓門累徵不起從游日衆所居漸成邑聚

徐敬菴少負至性父歿豫章蒲伏數千里求遺骸間關險阻猛虎在前初不色動感父見夢得歿處卒負骨以歸

徐名旭齡字元文浙江錢塘人讀書刻責毅然以古人自待登乙未進士歷官大中丞

胡勵齋父患脾疾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下至中裠厠牏皆自滌之及卒三日勺水不入口一慟吐血數升遂以哀毀成疾壽亦不祿室無妾媵橐無旨蓄士論惜之

胡名亶字保林浙江仁和人己丑進士歷官右通政性謙下不以行能驕人厚重不佻終身無疾言遽色

魏天民教子敬重師傅飲食必親視束脩金必至精者嘗曰人冀子孫賢而不敬其師猶欲養身而反損其衣食也

魏名兆鳳字聖期江西寧都人爲人忠孝嶽嶽多大節

嚴顥亭以宏奬人倫爲巳任凡詞塲藝苑苟擅一長必傾心倒屣不惜齒牙爲游揚時論其名在三君八俊閒

嚴名沆字子餐浙江餘杭人乙未進士歷官少司農性坦易接人處事洞然無隱情其牧巳謙冲退約雖踐九列抑然如寒上平時不至有聲色加人雖家人婦子有過微言相警取善改而巳

黃庭表性落落惟與人交當生死患難不肯轉目相背負

黃名與堅江南太倉人童年穎悟詩一日文二三目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人詩錄小本攜出入輒爲蒙師所禁抑十四歲慨然有志于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前三年讀周

末諸子六朝以上者幾盡已亥成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

方穉官孝友性成事父少傅公服勤盡養少傅嘗曰是子先意承順不愧古養志者已少傅遇變閩中乃盡鬻田廬迎柩以歸少弟穉稷偶隨之吳門遘寒疾舌苔厚幾寸許穉官以帛裹指拭口中四十日始愈指爲潰爛

方名成郯浙江遂安人少時夢入一山寺有語之者曰子宿世爲僧名本祚因自號本祚居士祖直完令壽寧以循良著父書用歷官東閣大學士身爲世胄弱冠餼郡庠初不以貴介自矜及子象瑛成進士亦澹約如平時手錄格言以崇澹泊遠權勢爲鑒誡

黃仙裳幼赴童子試爲州守陳澹仙所知後陳官給事中以事繫獄貧甚黃售其負郭田得百金盡以贈陳與之同臥起囹圄中陳後得釋兩人同出白門而去陳歿後黃赴桐鄉往弔之至之日正陳忌辰舉聲哀號感動行路

黃名雲江南泰州人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負氣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輒謾罵之人多目以爲狂不敢近

陳名素字函白浙江桐鄉人甲戌進士

泰州守田雪龕居官廉黃仙裳與周旋絕不干以私後田落職在州不得去黃自汝寧歸囊中僅有二十

金乃先至田寓分其半以贈後語人曰是日吾先至家則家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贈田矣

黃客汝寧太守金公爲黃舊好贈貽極厚時有別駕鄭君所知客多不能成行黃一日徧召客置酒高會酒酣以太守贈金盡散諸客而去故歸時止存二十金其貧如故人多笑之黃不以屑意也

田名作澤字小宛河南商邱人

周櫟園在閩有趙十五陳叔度皆工詩沒不能葬周出俸金葬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寥落無所之之士時漬酒其下

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稱櫟下先生河南祥符人中庚辰進士累官少司農方頤豐下目光

如黿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齷齪拘文吏當大疑難剸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刄而解性嚴岸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顧好嘉與後進當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山陬海澨有以讀書能爲文名者必枉車騎過之有可致者即爲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雖少年一才一藝不惜齒牙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有著作不顯著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爲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趙名璧陳名鴻俱福建侯官人

毛大可游靖江當壚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毛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

毛名奇齡一名甡字齊于浙江蕭山人官翰林少與兄萬㐲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與人怛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𤸃就之善詩歌樂府塡詞所爲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頹墮荒草中爲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王介人與郡司李嚴方公善王無子嚴贈之妾妾故

有夫兵驅散後訪至王所王哀憐立還妾重妻其夫

王名翃浙江嘉興人少失學論流不卒讀識字而已弱冠偶覽琵琶傳奇欣然會意日此無難吾亦能之即據案唔唔學塡詞竟合調自後學不少懈乃工詞曲又進工詩家故貧自攻詩貧益甚居室如斗大一長鬚候門婢汲漿婦執爨給饔飧王樹膝苦吟落落不問家人產好奇計多大言遇知已岸幘抵掌談論不休

嚴名正矩一稱絜庵湖廣孝感人癸未進士歷官侍郎霞奔玉映闕六鈞推為絕席之雄

荆元初為丹陽巨族族之人推元初為祠正每春秋時享庀俎豆省牲牽率羣從子姓執籩祼獻不以年至為讓不以寒暑為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

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謫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

荆名文端字肅之江南丹陽人嘗官鴻臚擺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貲産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荆成就之訖于舉進士爲人疆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橐毁質劑無幾微德色君子謂其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敬而有禮後以子廷實貴封兵部主事

毛太素督收秋租田戶以稗澀充數太素置不復問

或詰之乃惻然曰田戶力田作苦尚不能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歲祲頗不能自給勿顧也

毛名之履字爾旋浙江遂安人嗜學積書數千卷丹黃皆遍爲文奇肆自恣不名一體應舉幾得復失遂絕意仕進日課子爲文其子際可年十九赴省試太素歎曰孺子文他日必能榮世然以汝文爲佳則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轍從我恐悞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復閲汝文矣際可中戊戌進士果以文稱于天下

王慕吉喪父負土成墳居廬不出服闋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

王名範字君鑑一字心矩四川成都人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辛未成進士筮丹陽縣令治漕有功

擢御史會遭母艱時已大亂遂移家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爭願割田宅授之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子擔四名于蕃官司李

田鬚淵少時名善屬文陳黃門謂夏考功此子才氣卓犖他日必成偉器後黃門歿子幼貧墓傍荒田數十畝鬚淵代內官租二十年復與友人梓其遺集謂客曰無以償黃門大德生平每以爲愧

田名茂遇江南華亭人戊子孝廉才辨器識絕出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爲詩歌古文亹亹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

田鬚淵妻琴終歲布衣糲食客到治具甚盛留累月

不厭後進生以詩文就正有小好必極口稱許世謂髯淵家貧而能好客才富而能好善

蕭孟昉性慷慨不惜施予嘗鬻田數千石具囊飱以活獄囚又爲逋賦者完室家贖子女其好義如此

蕭名伯升江西泰和人豪誅自喜意氣卓犖交遊滿天下

沈臨秋爲節母求海內詩文得數百篇置篋中遇盜失之沈號哭道中七日不去時佘山寺老僧晨起見供桌有一卷書封識甚密署曰煩上人親致沈孝子沈遂得之

沈名泖江南華
亭人癸未進士

王瑞虹初聚族居長版巷一夕盜入其室無所獲遂縱火時火猝起人又畏盜皆屏跡不敢前祖母沈年耄不能避陷烟焰中徑路且絕王挺身投焰負之出毛髮爲焦兩得無恙人咸異之

王名湛字澄之浙江錢塘人少負至性端重不佻及壯狀貌奇偉長七尺有餘雙眸炯然美髯如畫平生自奉甚約賓客過從則牽衣投轄窮日夕不厭一以坦衷待人出言洞見肝膈當面折人過人不加恨而多敬畏之有告之以過亦必欣然改容謝與人期終始不爽覘人事如已事爲之規畫經理必竭其智
力而後止

包驚幾篤于友誼與吳東湖嘗吳卒撫其家甚至後方嫁女聞吳女將適人貧不能理裝即以其女之奩具贈之已女後一載始嫁時論稱之

包名捷江南吳江人有才名與弟振同舉壬午南闈時稱二包子歲亦舉壬子孝廉

毛繼齋嘗過一貴家其人設食坐毛身出外酤須之婦簿帷與毛通語毛驚而去遂棄貴不復往

毛名應鎬字叔成浙江杭州人

姜子翥被難繫獄顧與治力營救不能出除夕遺甥梁爾礪同囚守歲久始得雪

顧名夢游江南江寧人性嚴介耻干進困省試數十年以次舉明經應得仕棄去故交顯者數強起卒以病辭任俠恤死友嘗與莆田宋比玉善比玉歿十餘年與治走閩哭伐石表墓南州蘇武子工古文歿與治鐫之板行世武子以有聞北平于司直好奇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含殮理喪郎又板其文傳司直費考功筆山罷官貧不歸石阡分宅居之歿葬顧氏塋傍歲時祭始筆山令福清稿佚遠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釋剩公難幾株及剩公寂蒐其遺左雜詠存之其高致類此 梁亦慷慨有至性多類與治

姜名鶴儕江南鎮江人

陸麗京學既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勗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凡終身未嘗私扣一函時人比之阮長

之不侮闇室

陸名圻一字景宣浙江杭州人父行廌炳一時事親至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皐

趙希乾年十七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趙江西南豐人至性純篤粥粥如不出諸口舉乙酉明經以母老不仕隱于星技

李叔範初讀書及兄叔則補諸生有名叔範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內外已承父命使分產叔範意遂循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

其下者叔則亦曰吾家一區一壠並吾弟所益吾嘗受其下者兄弟交讓不置里中聞者競嗟歎至以名呼曰李氏兄可爲模弟可爲楷一時傳爲嘉言

叔則名士楷叔範名士模浙江鄞縣人

沈去矜爲人孝友父歿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本分居屬兩兄既燼去矜卽割己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要以讓兄

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爲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直也僻處杭之東偏聲名籍籍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郵

車轍恒滿

孫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南州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俾歸葬于南昌

孫名默江南休寧人性瀟灑絕俗志欲歸隱黃山累年未遂四方賢士大夫作詩文送者以千百計

唐容齋有母喪會賊入邑中殺長吏吳人死者相枕藉唐縗麻苴杖臥于喪側賊逐之環棺三匝且泣且罵賊以刀斫唐兆巾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斷賊相顧

驚怪稍稍引去自是遂相誡無敢入唐孝子門

唐幼而好學頭有清羸之疾父憐之誡勿過自苦唐不敢傷父意乃夜引燈帳中臥覽而默疏之質明視襇席間血絲如絡文以大家爲宗每一篇出見者以爲王唐復起治家尚儉食無兼豆而雅好賓客曷屐到門歡然握手袒裼呼盧叄橫月落與人交不使然諾人有婚喪之請未嘗以無爲解有古俠烈丈夫之風

陳際叔葬父拮据營辦頗竭貲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

陳名廷會一字瞻雲浙江杭州人生有至性居父喪斷去酒肉傫然骨立乃以貧教授河渚間旦夕

袁號涕零枕席

聞者爲之酸感

姜桐音歷世仕宦而無贏筲然性喜中友之急山陰徐伯調家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姜卸婦頭上妝贖之

姜名廷梧浙江會稽人大司農一洪仲子幼給捷行文不起草口所誦卽成句論者謂其詩類何景明近爲詩者莫過也婦祁氏名嶽英忠敏公長女賢有文章每與姜倡和或姜遠游則必詒詩相問訊有靜好集

徐名緘喜出遊所至餘廚傳爭相爲歡四方請教口益輻輳弟簡傲未能委曲隨世氏仰韋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忧悰以故人多娟之間有困者

沈訇華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有是亦以此訓其子弟又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

沈名蘭先浙江錢塘人

王丹麓遭外艱喪葬盡禮銜恤賓滂風雪中重趼遠涉徧告當世鉅公乞爲志傳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讀而悲之

王名晫一字木菴浙江錢塘人好坐溪上聽松自稱松溪子見者稱爲松溪主人喜讀書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過同好輒談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其他雖相對終日卒不妄交一言匪類故多恨之

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性不耐飲復善愁凡在六合之內或有才士淹窮佳人失所每聞其事輒爲於邑甚至累日減餐終身不見有喜色

孫幼闊少貧訓童子學拳拳忘勞有不率教則撻之亦自悔罵流涕朱近修歎曰孫郎審有氣人遂相攜徧交邑之諸名士由是著名

孫名宏浙江海寧人幼孤貧奉母氏依外家張遂名張孫宏貌古質弱性樂托喜飲酒奕棋醉後叫呼胸氣益急異社高會遂之飲且奕諸名士知其好勝故困之飲奕連負悶悶不能發舒抱木柱摩其腹諸名士相揶揄以爲樂壬午舉于鄉已就選得宜平教諭未幾卒于官

朱名一是一字欠菴浙江海寧人壬午孝廉才以無所不有爲大文以隨感而肖爲工抱經綸之宏

畧少不見用于時中歲輒自放廢與方外緇衲爲侶徒以著作送老當世惜之

呂翼令在白下聞父喪踉蹌就道衝雪兼程遂廢眠食比歸一慟幾殞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强起書蓼莪詩懸之座側三復流涕論者謂呂不廢蓼莪正與王裒事異而情實同

呂名律浙江仁和人事父母篤孝年已强壯孺慕不衰執親喪一遵禮制寢處苫塊蔬食三年親朋好會概辭勿與母遇忌辰身服縞素不御酒肉不苟言笑涕淚終日

袁璽其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義自維不苟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皆歎爲善

人

袁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傍聲出金石歲葺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陳徵君眉公首題其楨曰霜哺篇海虞錢宗伯亦爲作識字行一章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筒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包欽和授書里閈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跽其父憖獻之獨一歲跽赧然不起良久曰兒于中擅取數緡矣偵之周甲貧也又一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此

包名秉德一字即山浙江蕭山人著述自豪出處不苟嘗與同邑崇儒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

仲光城東里
毛牲爲四友

閔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籌手不釋卷嘗自鈔錄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訓子孫所坐臥小室人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

閔名世璋江南歙縣人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金一日盡葬之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峰屯江口乃税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又王喜鳳被誣逮于法以十二歲女質人金如其歲營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南捐十二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其他懿行詳魏冰叔善德紀聞錄

今世說卷一終

今世說卷二

仁和王晫丹麓撰

言語

蔣虎臣與王阮亭談所謂遇鍾離意謦欬俱成丹砂

蔣名超江南金壇人丁亥進士官翰林風流儒雅宋既庭稱其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恬退如後門寒素

王名士正字貽上山東新城人生有異質弱不好弄日誦習數千言語必驚人舉乙未進士官戶部上廉其才改授翰林

魏環極言薄于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于鄉黨者

薦宗族之漸也

魏名象樞一稱庸齋山西蔚州人丙戌進士官都憲性至孝持正清挺以言事忤旨左遷光祿丞補官郎請終養都亭帳飲丁祠部以詩送之乞黃精數斗以貽母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已其耿介如此尋復　召用歷官尚書

周櫟園偕馮伯宗過劍津西山有竹數頭丹如火齊笑曰乃知此君亦戲著緋

施愚山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施名閏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官侍講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為己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間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往往至于泣下當世推論文章理學莫不以宛陵為歸

客指燕地蒲桃問汪鈍翁吳中何以敵此汪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汪名琬字苕文江南長洲人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又善讀記過目終身不忘舉乙未進士官戶部浮沉郎署位不副志發為著作原本經術晚築室堯峯之麓褊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答嘗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

會　詔舉博學宏詞公
卿交薦遂考授翰林

宋荔裳王西樵曹顧菴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旦縮之銀鐙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宋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歷官廉使所至輒有能聲數遭困阨意氣自如揮毫高視不覺更有旁人

王名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壬辰進士官司勳眉宇朗秀襟懷伉爽為人望所屬撰燃脂集攬擷古今閨秀文章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為朱鳥逸史六十餘卷

曹名爾堪字子顧浙江嘉善人十歲能屬文十二歲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壬辰登進士第累官侍

講學士淹博多識掌故又工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無以過之爲文敏給博麗兼長衆體闈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

徐竹逸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殀乎客聞而謝之

徐名喈鳳江南宜興人戊戌進士官司李少負軼才凌厲矯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與人交諄誠懇欵動出肺腑相示

滬上校書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飲席必來與觴且能

使意之所屬曲爲照顧令不若飲張宏軒嘗曰如玉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矣張名錫懌字悅九江南上海人乙未進士官刺史

毛大可自言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爲繼子慈孝兩隔

王瑞虹杜門謝客不與外事好閱通鑑綱目諸書熟悉古今成敗利害嘗誨其子晫曰丈夫處世固不當爲賢士大夫所棄亦不當爲庸衆人所容時歎爲名言

衛濬足云與丹麓處如澹對黃花使人幽賞

衛名貞元山西陽城人丙戌進士官御史

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饑猿探果不能自定

毛名際可一字鶴舫負才雋異淹雅博聞胸次瀟灑虛懷善下文極工妙有刻意彈射者輒欲下拜至與朋友往還必以無所規益相督宦轍所至著聲績爲羣吏冠霞舉堂王丹麓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畧八卷松溪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尺牘二卷雜著十種木庵外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

徐名芳江西南城人庚辰進士

袁擇菴云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

袁名于令字令昭江南吳縣人官荆州守

王于一問杜于皇窮愁何似往日杜云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太僕止敬子也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羣翕然推之客死西湖篇帙散失大大梁周司農爲輯其遺稿刻行于世書法亦遒勁有晉人風度

杜名濬一稱茶村湖廣南岡人

杜于皇刻巳集才及數篇手之而笑或問何笑杜曰昔范詹事自贊其後漢書爲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吾意中之言彷彿詹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是以先自笑也

申鳧盟曰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德

申名涵光一字和孟直隸永年人父端愍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觀仲名涵煜隨叔名涵盻

寧都三魏或比之眉山三蘇氏魏笑謝曰人各自成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

魏氏三子皆徵君天民子長曰祥一名際瑞字善伯是爲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爲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爲師兄弟相爲朋友四方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理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于世務人情多所諳識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蘊抱之士視伯子爲至多各有文集十數卷行世

涂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魏冰叔歎曰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

涂名西江西新城人好爲詩古文辭有名于時爲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當無聊時往往高誦其得意句醉則抵掌掀髯搔耳頓足隱然自不可一

世之
意

宋去損精八分書高雲客以爲學從祖比玉宋云僕
固不厭家雞然何至舍古撫今

宋名祖謙比玉名
珏福建莆田人

高名兆福建侯官人淑身修行抗志懷古淮南陶
季深稱其蕭然窮巷俗士曾不得至其門五父之
衢亦無能尋
其履綦之迹

吳介茲客山陰時念林鐵崖去住未定但覺千巖競
愁萬壑爭淚

吳名晉江
南江寧人

林名嗣環福建晉江人己丑進士官觀察倡議屯田爲武臣所中被逮久得雪寓居湖上以著述自娛無歸志卒以客死

或問陸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姑蘇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

吳錦雯官蘇州司李

陸麗京嘗遘危疾宛轉牀第間猶喜滑稽一夕向陳際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陸後竟起

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

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鹿菴好客雖處憂勞況瘁中遇良友至則大喜嘗謂人曰友者儉歲之粱肉寒年之纖纊也

林名璐字玉遠浙江錢塘人峻潔自好環堵蕭然篤學工文章時或中酒興來輒蹬月箕踞議論排奡不復知有坐人

毛稚黃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為憂毛自若曰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

毛名先舒一名騤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澹泊寧靜不求聞達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稱之

毛稚黃欲賣田刻集意猶未決諸虎男曰產去則免

役紙貴可以操觚是有兩得無兩失也毛笑頷之

諸名匡鼎爲駿男弟浙江錢塘人並有令問時人方之機雲軾轍

許彝千嘗登語溪大橋目城中青楓歷歷歎曰此樹不知歷幾興亡

許名先甲浙江杭州人

陸藎思云子弟能讀書不患不佳不宜專習帖括若者雖榮終非俊物

陸名進浙江仁和人才情敏給議論風生同人讌會藎思不與舉坐爲之不歡

徐敬輿嘗談金盡裘敝爲裘盡金敝座客笑之徐曰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非金徹乎客無以難

徐名敬直浙江仁和人

沈稽中父君化有怨家詣軍門誣以大逆遣吏捕時方治反獄誅殺日數十百人吏到門舉家惶懼稽中挺身出曰我卽君化也訊時顏狀不變詞理條暢覺得釋君化歎曰兒之身我生之自今日以往我之身乃兒生之

稽中名儒江南青浦人論尚書甚精有尚書說行世

政事

王阮亭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
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謈之聲沸耳案牘成于手
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
詫曰王公眞天才也

龔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
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
輟七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
必運色力爭至再三不厭

龔名鼎孳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江南合肥人甲戌進士歷官大宗伯天材宏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爲 孝陵所識賞嘗在禁中數曰龔某眞才子也酒餘好即席限韻擊鉢灑翰工麗絕倫尤好汲引善類獎借後進學者仰之如山斗

周櫟園按察八閩時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肉楯闌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

史立菴爲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爲子不孝爲婦不節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史名大成字及超浙江鄞縣人乙未狀元及第歷官侍郎性至孝以母病陳情終養爲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後遇赦得免

姜定菴爲溫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姜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後又大至姜乃歛民家爵甋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陴間賊望見甋驚以爲列礮不敢近

姜名希轍浙江會稽人累葉承華蚤馳駿譽壬午舉孝廉歷官京兆爲人敦朴達權和易凝直名業冠于一時

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甚寵稔惡林廉得其蹟

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過遷善負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于時及林罷去泣于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咸異其言

林名雲銘福建閩縣人弱冠舉於鄉戊戌成進士理徽九載多異政奉裁歸里著作益饒吳方漣侍御見所注莊子因歎爲標旨清殊迥絕羣議

顧且菴官侍御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　天子不以爲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一時朝野以爲得人

顧名豹文字季蔚浙江錢塘人乙未進士

相州許西山作鹽官令政尚清峻修敎令飭廉隅禁頑暴民不敢犯邑固濱海一日驚傳海水且大上居人洶怖反走許下禁令刑白馬於神爲文詛之及祊怒潮退舍四十里沙磧復爲平壤

許名三禮河南安陽人辛丑進士知海寧

嵇淑子治杭州事無巨細皆委曲周詳夜以繼日不以爲勞郡有好古樂道之士必折柬招之不至雖在蓬蓽親造訪焉

陸名宗孟江南山陽人丙子孝廉美鬚髯眉間一尺居官清介張鞠存吏部嘗過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案牘筆墨與泥塗相揉雜郝鮮懸魚一埤交謫殆有中人之產所不能堪者

周釜山守栝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扉一簏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

周名茂源字宿來江南華亭人己丑進士官比部郎比部爲王李諸公舊遊嘗時所稱白雲樓詩郎其地也周與同官宋直方施愚山時相過從飲酒賦詩爲樂雖大風雪弗輟一時都下盛傳謂復見先輩風流出守栝州爲治不尚威嚴栝人歌思之

胡勵齋以詞臣備兵常鎮時鎮多黠盜每擒治一人輒株連百餘家捕使按籍勾索胡毅然爭曰鼠輩特

欲緩須臾死害及無辜庸可信乎使者數至數不與復正邑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何惜一官爲數百人請命耶卒力白之

毛會侯宰城固多異政邑人梁樟爲折尾虎所攫毛爲文禱于神果獲之人謂不減昌黎驅鱷

荆涇野令歸安內行修潔輔以精敏羨餘無所取請托無所受舉邑中數十年之敝政一舉而更張之有數掾吏乾沒爲姦荆廉得實立收案致法士民戴若父母

制名彥起家進
士陝西涇陽人

郭鳴上筮仕授崑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于道乃詐稱疾不起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廹視之則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爲我

焉知之今爲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郭名文雄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諸生貢入京師得授是官尋卒吏民聚哭于庭闔縣皆罷市往弔發其橐僅衣數事而已無子喪不能歸縣人共買地葬下馬鞍山吏立祠其旁歳時祀焉葬之日他邑來會者數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

李公望爲廣陵訓導郡中知名士必親造焉嘗曰昔陳仲舉遷豫章至便問徐孺子所在吾每想慕其風

惜廣文竟䆮不足道也

李名公渭江南興化人郡守蕭五雲喜其才稱爲昭陽博士

蕭琨峰令襄陽期年政教大洽襄民甚戴之會王師征湖南先後且數萬至芻糧弗備諸大吏以爲憂蕭獨匹馬入鄉告百姓以故百姓轉相傳告日事且急奈何累我父母爲遂大供車牛小供芻豆輓負不絕于道三日而畢軍輸以饒諸大吏驚服以爲能

蕭名上治字智甫江南武進人丁亥進士累官水部少以理學經濟自任得伊川考亭竅㕁旁贍子史說集凡天文地利河渠兵戰諸書盡習之爲人踆踆謙退不言躬行風範凜然

許莽下司訓桐鄉時值盜警城無守禦邑令惶怖許曰是可先聲奪之命邑中火炬齊發金鼓震撼盜以有備駭去邑令歎曰公此舉雖古曳柴增炬剪楮削木何以過是

今世說卷二終